

李 辉 文 集

往事苍老



李辉文集

往事苍老

策 划：丽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辉文集·往事苍老

李 辉著

出版发行：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水荫路 11 号）

经 销：广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广东省粤中印刷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普澜公路）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2 插页 280,000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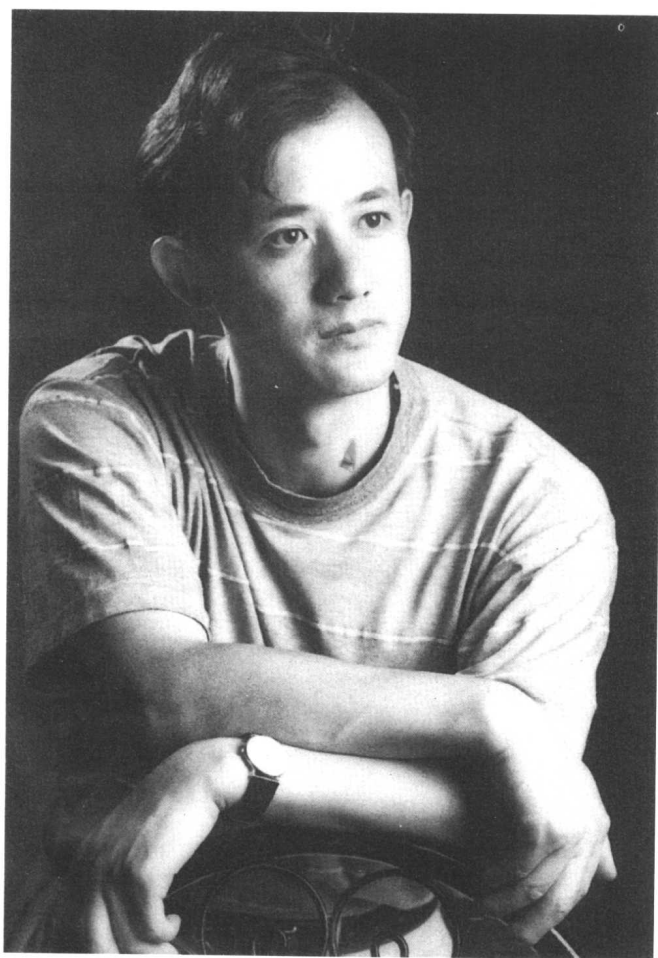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360-2671-4/I·2281

定价：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像

总 序

李 辉

出版“文集”，颇有些惶惶然。

其实不妨叫做另外一个名称——“十年创作集”，也许更准确些，更平实些。因为这套文集所收的作品，基本上是在1986-1996年之间创作的。

这些天看校样，如同看自己的脚印。或者说，在重新感受十年来每次写作时的心境，在重新伴随我笔下的人物。十年，一天天眼看着在眼前流过去，渐渐变成了历史。过去，描写历史人物的命运，时常用一种感叹的目光去回望他们生活的年代，想象和体味着风云变幻、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殊不知，就在不停的写作中，自己身临其境的十年，也和任何一个十年一样，以相同或相异的形式走进了历史，在我的眼里，它的复杂、迅疾、丰富及至不可知性，甚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十年都更令人难忘。

自己却是平缓地走过。从文集中所编选的全部作品读者也许可以看出，我的写作领域变化不大，几乎都限定在同样的对象，即二十世纪的文化人。有所变化着的是体裁，是形式，因为，我从不愿意将自己限定在同一格式中。另外，变化着的当然还应该对历史的感悟，和描述人物命运时所采用的笔调。

文集所收作品共分五卷。

第一卷：《沧桑看云》，主要收录在《收获》杂志所开同名专栏中的文章及相似风格的作品，主要以长篇随笔的形式，对二十世纪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进行描述和思考。

第二卷：《文坛悲歌》，为1988年我在《百花洲》上发表的一篇历史纪实《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此次收录时补充了若干重要史料。

第三卷：《风雨人生》，分为“浪迹天涯”和“历史回眸”两部分，前者为我所写的第一部传记《萧乾传》，后者是关于红卫兵这一历史现象的描述和思考。

第四卷：《往事苍老》，分为“沈从文与丁玲”和“是是非非说周扬”两部分，写法和风格上各有区别。

第五卷：《枯季思絮》，为十年间我所翻译出版的散文和诗歌，共三个部分。一是英国作家布瑞南的《枯季思絮》，以手记形式对人生、爱情、婚姻等发表议论和描述；一是《福斯特散文选》；一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瑞典诗人拉各维斯特的组诗《黄昏土地》的选译。

这些作品中，写得最早的是《萧乾传》，最晚的是“沧桑看云”系列。想必读者不难从中看出我十年创作发展的轨迹。

尽管惶惶然，仍然将这套文集呈献在读者面前。我期待着读者的光顾和评点。因为，我们要一同走进又一个十年。

1997年11月21日于北京

本卷说明

本卷《往事苍老》收录“沈从文与丁玲”、“是是非非说周扬”两部分。

“沈从文与丁玲”写于1990—1991年，1992年先后由台湾业强出版社、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以《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为书名出版。此次收录文集时，重新作了修订，并将原版本中有关史料校勘、资料附录等内容略去。

“是是非非说周扬”收录我近年来所写的有关周扬的文章，为第一次结集出版。这些文章，大部分为访谈录，我尝试用这样的形式来多层次、多侧面勾画周扬这位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部分访谈录为初次发表。

目 录

总序·····	李 辉	1
本卷说明·····		3

· 沈从文与丁玲 ·

《沈从文与丁玲》序·····	姜德明	3
一 初识丁玲·····		9
二 北京三人行·····		19
三 冯雪峰与丁玲·····		29
四 “三角恋爱”·····		41
五 《红黑》《人间》何匆匆·····		51
六 胡也频遇难·····		64
七 风雨故乡行·····		80
八 情涌笔端记也频·····		90
九 丁玲主编《北斗》时·····		103
十 冯达的出现·····		115
十一 丁玲失踪·····		126
十二 湘西原本多侠气·····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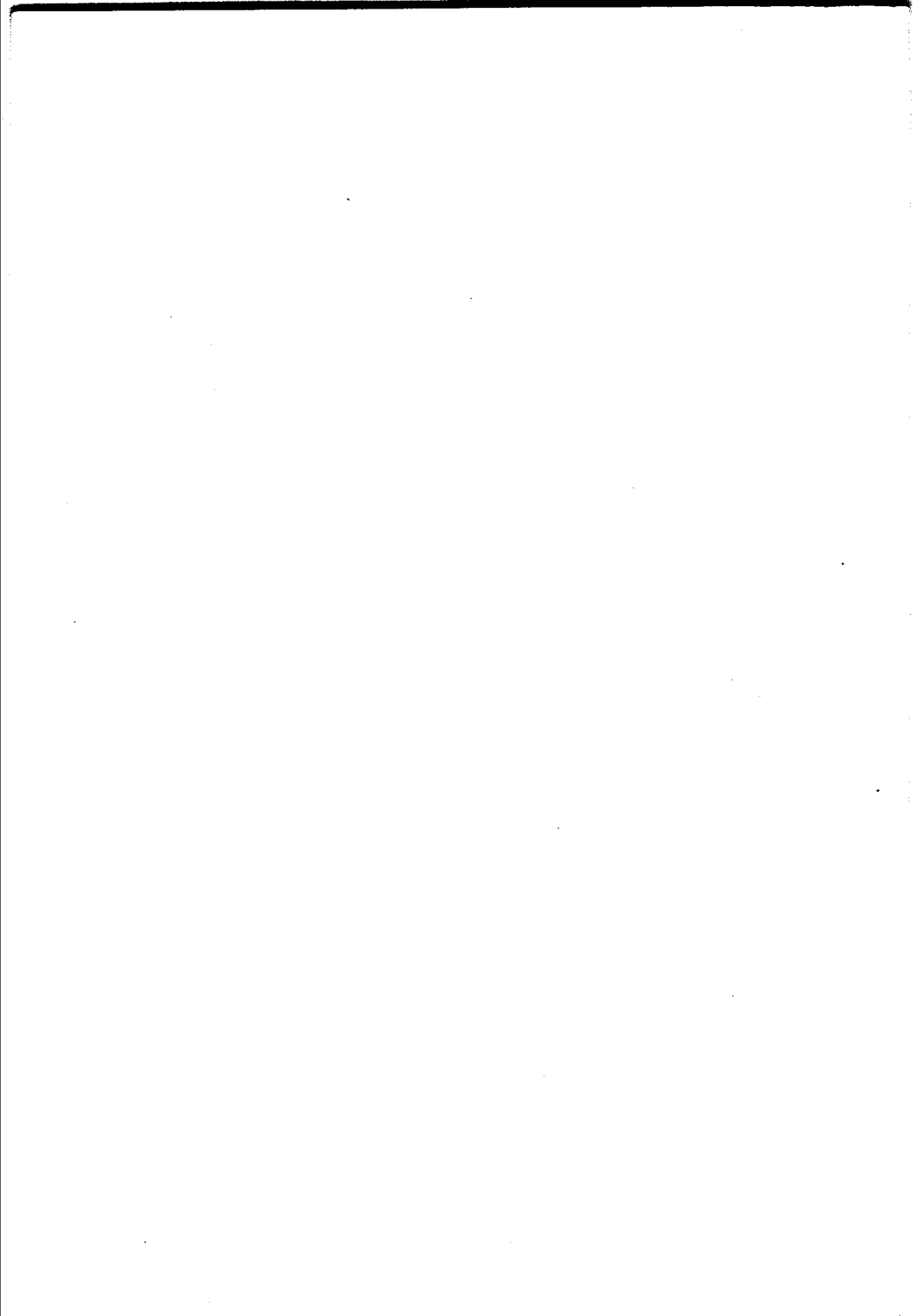
十三 幽居南京·····	147
十四 世事三十年·····	157
十五 劫后重逢忽起波折·····	173
十六 沧桑永无终结·····	184
后记: 历史追寻的诱惑·····	197

· 是是非非说周扬 ·

摇荡的秋千·····	203
往事已然苍老·····	214
与夏衍谈周扬·····	233
与萧乾谈周扬·····	246
他们眼中的周扬·····	251
与张光年谈周扬·····	269
与吴祖光谈周扬·····	291
与温济泽谈周扬·····	294
与李之珪谈周扬·····	300
与林默涵谈周扬·····	306
与丁一岚谈周扬·····	313
与于光远谈周扬·····	319
与李纳谈周扬·····	324
与骆文谈周扬·····	331
与王力谈周扬·····	335
与袁鹰谈周扬·····	339
与唐达成谈周扬·····	351

与龚育之谈周扬·····	365
与蓝翎谈周扬·····	380
与艾若谈周扬·····	385
与周迈谈周扬·····	395
“是是非非说周扬”后记·····	414

沈从文与丁玲



《沈从文与丁玲》序

姜德明

一口气读完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这是我近来读书很少有的情况。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一本以事实为依据而又不乏真知灼见的书。这里既有丰富的史料可供我们比较、查考，又可以引起人们的思考和品味，不仅关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会感到兴趣，还可帮助读者借此来阅历人生。这是一部文学研究的札记，也是一部富有情节性的散文随笔。

沈从文与丁玲，生前都不曾隐晦过他们之间的纠葛。特别是丁玲同志，她很激动，一再主动地向局外人公开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她当然认为这是必要的，正确的。沈从文先生生前没有公开写文章，但是他在与人通信时还是发泄了不平。这些信到底也由别人公开发表了。所以我在没有读李辉同志的这部专著以前，就已经读到了不少局内人和局外人的不同议论了。我以为这不足为奇。谁都知道作者的文章一经发表，就属于社会所有，而当事者的动机，当然要想通过舆论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承认，否则何必要发表文章呢。当事者既然要使社会上周知其事，局外人也会根据自己掌握的事实加以判断和比较，最后得出自

己的结论，因此也就有了发言的资格。我想，李辉同其他的“好事者”一样，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介入了这场公案。

我同意李辉对这一公案的认识和分析：

沈从文、丁玲，各自的文学成就和曲折的人生道路，本身就是独立的高峰，有各自的风景。他们即使从不相识，他们即使没有恩怨沧桑，他们的过去也可以作为独立的存在而丝毫不减其耀眼的风采。

但是，历史既然安排他们相识北京，相识在他们开创未来文学生活的起端，他们的恩怨沧桑，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折射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的复杂，反映这一代人的心境历程。

（见本书第十六章《沧桑永无终结》）

世无完人。我在读李辉同志这部著作以后，丝毫也没有减弱我对沈从文、丁玲的敬佩，也没有使我对他们多年来的坎坷命运失去同情。他们的作品永远是我喜爱的。

我最初知道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名字，还是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在天津北门西、天津县政府旁边卖旧书的地摊上，买到一本沈从文著的《记胡也频》。封面上是胡也频的西装半身照。尽管当时有些背景知识我还茫然，但是在我心中已深印下了沈、胡、丁三人的影子。后来，我又看了沈从文写丁玲的两本书：《记丁玲》和《记丁玲续集》。我获得很多知识，也产生某些疑惑不解。

有趣的是,若干年后,我在北京先后见到了沈从文和丁玲。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我奉命跟萧乾(副刊顾问)跑。他带我遍访京城的名作家,我们也到过东城的沈家。只记得沈先生很拘谨,光是微笑,话很少。沈夫人张兆和女士正当中年,穿了一件毛蓝布的中式短褂,不是对襟的那种样式,显得非常大方、典雅。这以前,蓝翎同志已经拜访过沈先生了。应该说,党报文艺编辑的先后来访,对于原来已经万念俱灰的沈先生,是一次意外的鼓动。他终于为我们的副刊写了一篇散文《天安门前》,交给蓝翎同志。那时蓝翎和我同在副刊共事。这也许是沈先生在1949年以后第一次重新拾起了文艺的笔,可惜也只是偶尔一试而已,从此再没有给我们写稿。大约此时子冈同志还向他约了一篇《新湘行散记》,是在《旅行家》上发表的吧。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文艺报》在新侨饭店举行一次散文座谈会,我又见到了沈先生。他同臧克家、李健吾、季羨林挤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走过去问候时,他们一起谦虚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这使我万分不安,老人们的道德风仪深入我心。我再向沈从文先生约稿,并提起当年为我们写的那篇《天安门前》。他仍然像二十几年前一样地微笑不语。开会时,我发现他捧着一个练习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别人的发言。我很奇怪,这有必要吗?

沈先生去世后,我在沈家见过一次张兆和先生。她已经白发苍苍了,不过仍和如过去一样的文静、可亲。

丁玲同志,我常常在有关的会场上见到她。当然,这已经是80年代的事了。还是1979上她刚从山西回到北京的时候,那时她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秦川同志,让我们去看看丁玲。作为私交,他已经看望过丁玲同志了,而且

还跟我说，当年在延安时，丁玲曾经是他的领导。我特别约了解波一道而去。我想象中的丁玲应该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女性，一定很豪放。但是见面之后，发觉她沉静而安详，一点也没有咄咄逼人的气势。那时丁玲同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向我们介绍了她这些年的经历，我们问候了她的健康。她还给我们看了她正在用以写作的那个活页夹子，还有《杜晚香》的原稿……。不久，我们为丁玲同志的问题得到解决而高兴。此后几次在公开场合，我都发现她爱穿一件紫红色的毛衣，这也反映了她当时愉快的心情。她比初回北京时年轻多了。

我同本书作者李辉同志相识的时候，彼此还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后来他调来我们单位，彼此又成为同事。我们年龄有别，业余爱好却有些相似。有暇时我们常常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聊天，但八成离不开现代文学，离不开作家和书刊。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梦，想弄这又弄那。李辉到底比我年轻，不仅精力充沛，思想也活跃，知识比我丰富。有一次，我把自己早想做而无精力做的事告诉他，希望他来 completion。当年我曾经想找出最早发表沈从文记丁玲的《国闻周报》，据已校勘辑录出被国民党审查机关删割的文字，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应该有人来做。少壮派的李辉一口应承了。从此，他默默地伏案工作起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目光亦有发展，结果远远超过了我原先设想的规模，不仅仅是研究著作了，已经变成了一部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恨有爱，有情有理的可供广大读者欣赏的文学读物。作者找了多少不易找到的书刊啊，又跑了多少路去访问各位知情者，我很羡慕他那旺盛的精力，也佩服他的见识和工作热情。

我绝对相信年轻人一定会胜过前一代人。

正因为李辉同志的这本书与我有这么一点牵扯，因此，他希望我能为他的书写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我这篇东西。不过我很怀疑，如此拉杂的文字能说是一篇序吗？

1991年3月于北京